

# 《浙江曲艺史》首次系统梳理浙江曲艺千年发展脉络 江南曲美 艺韵悠长

本报记者 沈昕雨 见习记者 涂佳煜



老开心茶馆演出现场。(受访者提供)

说我在做这件事，都非常配合，不仅讲述了他们所擅长的曲种历史，还拿出自己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收藏的珍贵文献资料。”

为了确保历史的真实准确，蒋中崎严格根据录音来整理成文，再交由受访者审阅。在此基础上，他还会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能佐证受访者这段口述史的文献资料，多方面验证其真实性后，还要经过多次校对。

蒋中崎写作严谨。他说，史书要保证准确性、全面性、学术性和权威性。田野调查和书稿论证，缺一不可。在《浙江曲艺史》的最后，蒋中崎还用整整11页罗列了写书时的参考文献，共有247篇。

他希望，采用史志论相结合的方法，将作为艺术的曲艺与作为民俗文化的曲艺有机结合起来，并把浙江曲艺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析和类比。这样既能勾勒出浙江曲艺的发展脉络，又能相对突出作为艺术的曲艺曲种的发展演进与艺术变革。

## 曲艺史里的浙江

“评话”“南词”“滩簧”“走书”“鼓词”“道情”“宣卷”“锣鼓书”“俗唱小曲”，《浙江曲艺史》把浙江近现代地方曲种分为9个类别，下设分支则有百余种。

调研过程中，蒋中崎发现，浙江曲艺是一个从传统曲艺到民间曲艺的发展演变过程。传统曲艺并没有地域之分。到明代，此前留存下来的诸多曲艺样式开始分化重组，以南词、道情、鼓词等为代表，并冠以地域名称的大批地域特色鲜明的曲种开始形成。发展至今，它们逐渐形成了浙江东南西北各自独特的艺术创作与演唱风格。其中，浙北杭嘉湖地区演出以苏州评弹为主；浙东甬绍地区以走书、滩簧为主；浙南温丽地区以鼓词为主；浙中、浙西金衢地区以道情为主。

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。可见，曲艺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。

蒋中崎说，浙江曲艺最早在唐代便初露端倪，直至南宋繁盛一时。细究历史，会发现是因为自隋唐开始，江南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，以“坊”和“市”为标志的城市社区有了一些新变化。特别是中唐以后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带来了夜市的繁荣，直接刺激了城市娱乐消费业的增长。

这在诗词中也多有描述。比如，白居易的《正月十五日夜月》：“岁暮人心乐，朝游复夜游。……灯火家家市，笙歌处处楼。”杜甫的《送友游吴越》：“夜市桥边火，春风寺外船。”



翁仁康(左)演出照。(受访者供图)

“两宋时期，最具特色的演出场所，便是茶肆酒楼与瓦舍勾栏。”蒋中崎告诉我们，至南宋，临安除歌舞、杂剧、木偶戏、皮影戏、百戏伎艺外，曲艺样式丰富、种类繁多，涵盖“说”“唱”以及“说唱”相等等各类表演。应该说，现代意义上中国曲艺说唱的几乎全部类型，都能在南宋的浙江曲艺中找到渊源与出处。

蒋中崎认为，南宋浙江曲艺的发达，让中国曲艺开始成熟并出现了第一次繁盛局面。

整理史料时他还发现，浙江曲艺发展的分期，与中国曲艺的发展分期大体相似。除南宋外，在晚清至民国时期，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，曲艺又分别出现过两次一派繁荣的大好局面。“由此可见，浙江曲艺的发展在中国曲艺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和影响力，可以称得上是‘一部曲艺史，半部在浙江’。”

这段时间，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、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翁仁康正在全省各地进行“翁仁康莲花落欢乐送基层”巡演。接地气的方言、欢乐的语调，演出每到一地都能吸引不少当地居民前来观看，现场掌声此起彼伏。

翁仁康是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得主。他每年走基层演出百余场，很受观众喜爱。如今，爱听莲花落的观众，几乎没有不认识翁仁康的。只要他在舞台上亮相，连四五岁的小孩子都会叫一声：“翁仁康，莲花落来咧！”在他看来，曲艺要发展，就要倡导



两条腿走路，既要挖掘保护，也要传承创新。“所谓挖掘保护，是指以原汁原味的曲艺演出服务好当地群众；而传承创新，则是把老传统和新生活结合起来，把地方曲艺曲种传播到全国各地，扩大其影响力。”翁仁康说，浙江曲艺受方言影响很大，这是它的一大特色，但也成为它在当前难以传播更远的桎梏。就像莲花落，用绍兴话进行演绎，要是没有字幕，绍兴以外的观众就听不懂，如此，就会丧失去观看、了解的兴趣。

“曲艺表演，首先要让观众明白演的是什么，他们才会进一步去欣赏这一曲种的精髓。”为此，翁仁康进行了大胆尝试。在参与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时，他把绍兴莲花落改用普通话演绎，让大家能听懂，但唱腔、乐器、服装等仍不变，希望让更多人能先对莲花落这一曲种产生印象。影响力和市场有了，它才能走得更远。

在坚守中创新，正是多数浙江曲艺人的选择。

拱宸桥西，大运河畔，老开心茶馆里杭州小热昏、杭州小调、独角戏、滑稽戏等再次敲锣开唱。茶馆负责人周鹏用11年的探索，让这些深植杭州老底子文化和故事的民间曲艺，穿越时代的喧嚣，以新声焕新生。

依托运河的地理优势，他与茶馆一些艺人对地方曲艺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探索革新，将曲艺文化与法治文化、运河文化结合，把法治、民生政策等内容，以老百姓愿意听、听得懂的“大白话”转译，编成唱本，让杭州的地方曲艺再次走进街道、进社区，焕发生机。

老调新唱，皆大欢喜。如今，除了每周六晚的固定演出外，老开心茶馆每周还为来杭州的旅游团演出至少4到5场，每场30个人左右，“大部分都是主动找过来的，演出挺受欢迎。”周鹏说。

不仅如此，老开心茶馆还为对曲艺感兴趣的人提供了免费教学、展示的平台。“长久传承，需要一代代人的接续。”周鹏告诉记者，在茶馆演出的人中有部分其实是曲艺爱好者，最小的演员今年只有10岁半。

曲艺要发展，必须要创新，却也不能一味“逐新”。不论是绍兴莲花落还是杭州小热昏，抑或是更多地方曲艺，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下思变、思进、思新，既发挥曲艺本身艺术特色，不丢传统精华，又能更贴合时代，将是浙江曲艺界需要长期思考和努力的方向。

## 书讯

### 《另一种声音》

季进 编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这是一本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的访谈录集结。访谈对象包括季文安、夏志清、李欧梵、王德威、葛浩文、顾彬等十六位汉学家，内容既涉及学术，又穿插闲话。机警回答与琐碎闲话的背后，渗透着学者们深厚的学养，予人启发。

### 《有且仅有》

于是 林晓桦 著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该书以养育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的真实经历为基础创作。故事由虚构与非虚构两部分组成，交替讲述、相互激发，感人至深。非虚构部分以林珊的日记《静海之家回忆录》的形式，记录了她养育患有自闭症谱系的林颀成长的点点滴滴。虚构部分在科幻的设想中探讨了现代脑科学以及AI技术干预、改善自闭症患者生活的可能性。

### 《中国的风光与庭园》

[日]后藤朝太郎 著  
李复生 译  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作者以旅行者的视野写作该书，如现代徐霞客，亲身考察中国各地，进行田野调查，做了大量珍贵的记录。书中既谈及中国的自然风景，又详述中国园林文化的特点。文字中提炼出每所庭园的看点、历史，并叙写当时的文化氛围，告诉读者怎么看、怎样看，读之仿佛能沉浸于百年前的中国庭园中。

### 《最后的大象》

[南非]唐·皮诺克 等 编  
刘洋 等 译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该书是一本典藏级非洲大象科普书。书中通过40多名研究人员、动物保护主义者、护林员等多样的视角，并配发三百余张纪实照片，讲述了非洲象群的生活和象群的生存现状，既展现大象可爱、智慧的一面，也揭露了大象被残忍杀害、象牙被偷猎的惨状，还有人类为大象生存做出的不懈努力。

## 书评



当人们一次次吟诵着宋词怀想着前人意蕴境象，一遍遍触摸着宋时旧物追念古风遗韵时，我的同事、嘉兴日报摄影记者田建明已是一个先行者。

2017年至2020年，他集中了4年左右的时间，从北宋的都城汴梁（今开封）起步，沿着900年前宋高宗南渡的足迹，循着隋唐大运河的故道，从开封、商丘、扬州、镇江，走到苏州、嘉兴、杭州……一路他用镜头记录、以思考感叹，最终精选出4万多字、120多幅图片，有了一场行走留痕的主题展览，和眼下这本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图书《南渡》。

宋人南渡，相随高宗的皇族、士族大家、百工巧匠。“民之从者如归市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中华文化南扩，直接促成了江南的开发，尤其是浙江的繁盛。东南形胜，江南自此青绿，成为中国版图东南雄起的粮仓钱库、文渊艺海。

捧着这本像宋时方砖一般大小的图书，沉甸甸的，翻阅起来自有不同的滋味。

这些图片有故事，可看。风云散去，故事与物件一起在隋唐运河的故道

留了下来。这一幅幅图片讲述着宋高宗生动机巧的故事：在嘉兴杉青闸，与他的继任者宋孝宗擦肩而过，落帆亭隐含着船过落帆的城市礼仪；在杭州，下诏罪己，露宿室外；在宁波、台州海上漂泊，橘灯安魂；在温州江心屿逗留徘徊，留下“清辉”“浴光”；绍兴则有“绍奕世之宏休，兴百年之丕绪”的得名由来……这几乎就是宋版的浙江城市漂泊奇遇记。这漂泊的主角中，上台的明星是900年前一路南向的宋高宗，不上台的暗角正是900年后一路寻踪的作者田建明。

这些图片有出处，可信。这些图片对准历史的旧物，是历史影像的讲述。历史固然可以想象，可以勾连，但作为新闻人，在摄取这些影像时，却有着记者基于真实的认真与严谨。田建明通过对《宋史》等典籍，将现存的影像旧物，在故纸堆里一一查找，引经据典，进行着影像考古，搞清出处，辨析真伪，将历史记录与影像实物相互印证，不玄不幻不戏说。

这些图片有温度，可感。他寻找南渡的痕迹，不是将这些或沧桑散落或贴

上文保标签的遗迹旧物，进行简单的影像技术复制，而是通过光影的明暗对比、格局的视角选择、宋代画风的投射，将他在一路追寻中的情感和思考注入到作品之中。在观看这些图片时，我能感受到他的惆怅叹息、温情脉动。他给这些偏于一隅的断断续续、遗像旧物赋予了生命活力，变成了与今人的对话，进而让这些驻留大地的风物真有可能成为“凝固的诗句”。在观看这些图片时，我甚至能想象他与拍摄对象相隔千年的对望凝视。这凝视正如奥地利诗人里尔克“日复一日”的时刻与永恒情声对话”，一层层叠加了千年历史的砖石旧物，重新焕发了“废墟的意义”。

这组影像还是他个人成长之旅的心路记录。作为80后的田建明出生于安阳，大学就读了开封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焦作日报，尔后南下，几乎是循着与当年宋高宗南渡完全重合的轨迹，来到嘉兴日报做摄影记者。早些年，他几乎每年都会有相当的时间奔波往复在这条道路上。想来，一次次的旅途，敲打车窗的除了扑面的风尘，一定还有

那中原厚土、故都旧物。田建明外表沉静朴素，不是特别善于言语表达，但有着的一颗敏感驿动的心。

南宋诗人范成大名句“东风吹雨晚潮生，叠鼓催船镜里行”说，风、雨、潮，自在在往返旅途中遭遇相逢，而鼓音、桨声却是在自我的心境中行走时响起。瞬间的出走带来一生的回望，工作旅居地和家乡出生地的脐带就这样在不倦地奔走中连接起来。余华说“写作就是回家”，故乡与他乡相互影响相互成就，一个摄影作者又何尝不在他的镜头回望中回家，在自己创作的影像中找到回家与成长的双重叙事。

在《南渡》之后，田建明忙着梳理过去拍摄的开封市井《遣民》，以及继续完成追踪徽钦二帝靖康北逃的《北行》，以此汇成他的“宋时影像三部曲”。

《南渡》在新闻、纪实、诗画、考古等多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跨界探索。在一个全新的融媒体时代，带着镜头行走的田建明和他的小伙伴们，正以专业坚持、融合探索、情怀依旧，刷新着人们过去对于摄影记者的简单印象。

# 相隔千年的凝视

杨志勇

## 相隔千年的凝视